



夏
著



巴 黎 女 士

新
巧
云

巧
云

那

空
前
绝
后
的
新

新
奇
之
至

自
好
看

地
下

层
层
点
点
意

凉鞋略嫌大点，踩出抑扬顿挫的响声，她自己听着，觉得是一支歌子。

站并队的工棚就在对岸，过河有一条拉渡，一条两头翘的小船，船头船尾各有一条长长的棕绳，分别拴在河两岸的树枝上，过渡的人自己拉着绳子，悠悠游哉地往对岸漂去，上了岸，拉了绳，任小船漂到河心，把两头的棕绳拉直，成一个印刷体的八字，野渡无人舟自横。

巧云拉着棕绳，棕绳随着她的手臂一起一

中国
华
侨
出
版
公
司



巴黎女士

夏英勇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这是江苏作家夏坚勇的中短篇小说自选集。有如醇酒般迷人的古运河风情，清新明丽、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富于诗意和哲理的人生悲喜剧，组成一部改革时期的乡村编年史和风俗画，流溢着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读来有一种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

巴 黎 女 士

夏坚勇 著

出版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100007)
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 南京东海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大32开
字数 281千字 13.75印张 2插图
版次 1990年7月第1版
印次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203—2/I·116
定价 5.90元



夏坚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0年生于苏北运盐河南岸，世代力田，毋涉风雅，河南高沙土地地区的独轮车和高粱地是为儿时的摇篮。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干过五行八作。后入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误入文坛。80年代中期又先后进入鲁迅文学院和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现为江阴市文化局专业创作员。

序

何永康

列车北上。一位海外归来的老游子小心翼翼地问我：“听说大陆上城里人和乡下人不能通婚，是吗？”我告诉他这话未免夸张但近乎事实。老先生叹曰：“那多别扭啊！要是一个城里小伙子喜欢一个农村姑娘，或者一个农村姑娘爱上城里人，怎么办呢？”我想说鹊桥会有但必须待到七月七等等，又怕他越听越糊涂，便不再开口了……

这位老先生无意间触及了当今中国社会格局上的一个重要“环扣”，即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依存与巨大隔阂。城乡差别，给多少人带来幸运、优越，又给多少人带来酸楚、叹息。许多年了，城市和乡村就这样发展着各自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不同的心态，性格和命运。无可否认，当代作家中有不少写农村题材的高手，但他们或侧重于揭发农村社会残存的封建毒素，如张炜《秋天的愤怒》；或者着眼于描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新经济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旧变迁，对比，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道德标准，如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贾平凹《鸡洼窝人家》，等。这些作品，思想不能不谓深刻，触角不能不谓灵敏，但，将农村作为一个相应独立的天地，摆在和城市对立的位置上，全面、集中地透视当代农民在城市文明的映照与“压迫”下内心底层的自尊与自卑，自足与痛苦，失落与骚动的作家并

不多。摆在我们面前的夏坚勇的这本小说集《巴黎女士》，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值得人们细加审视。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农村中的主角青壮男人们经不住诱惑，纷纷如候鸟一般季节性地离开家园到天涯海角去闯荡，本集中唯一正面描写农村小伙子的一篇——《离骚》，写一位名唤田中的青年几经折腾终于揣着500块钱到西北淘金去了。他老兄一走，这本小说集留给我们的就是那些被土地紧紧束缚着的两种人物——老人与妇女了。

《高家班子》和《青苗会》，写两位乡村民俗盛会的排头人，在日益“经济化”，处处向城市靠拢，甚至连纯农村化的民俗盛会也要得到城市肯定才有兴彩的现实面前，两种不同的体验和反应：前者，愤然、颓然地攥下舞得正兴的“龙灯”；后者，则在碰壁之余带着“空落落的”心情默认了。《天籁》和《空弦》写了两个老人清苦、孤独、平淡的一生。不同的是，《天籁》中的老汉在人生的磨难中聆听着乡村特有的声息，怡然自得，而《空弦》中的“乔老爷”则完全守着“过去”生活，一旦过去“消失”，他的精神也随之崩溃！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古老、质

朴的乡村生活，是同情和维护的。在农村不遗余力追逐“经济怪物”的过程中，作者满怀忧虑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抵制。颇带传奇色彩的《土勒斯的胡萝卜政策》，生动地展示了那一片“胡萝卜地”和新办“电镀厂”之间的纷争，最后，县长、南洋歌星肯定了“胡萝卜”，然而，它又旋即为“电镀厂”的污水所毁。如此滑稽的结局，更能鲜明地印证作者的上述创作意向。

不过，作者写得最多，最精彩也最动人的，还是那些鲜活的乡村女人。作者的乡村自立意识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夏坚勇自我感觉较好的《七月七看巧云》和《秋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清新、明媚的田园风光。在这片撩人的田园背景上，是两个美丽贤惠的少妇。对自我的欣赏，对土地的忠诚，对丈夫的挚爱，以及由此而来的满足与陶醉，构成了她们生命的主色调。那份知足长乐、与世无争与世无求的淡泊，委实能叫被现代都市生活扰得晕头转向的人们心折！在《巴黎女士》、《小牌坊的风流娘儿们》里，丈夫们出外挣钱去了，有的甚至远在中东，这些留在村子里的娘儿们由此打开了心灵的窗户，接纳了外面的种种信息。使我们惊异的是，他们对外面大千世界的关心，不是羡慕，不是向往，而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对于男子的依恋与

牵挂。在《肩堡兴衰纪略》里，那个被进城的男人遗弃了的女主人公，从此走上了一条处处维护乡村尊严的道路。二十年后，当负心汉重新出现在她的面前企图赎罪时，田桂花，这个抗争了二十年仍然阻挡不了城市文明逼近的女人，竟不惜纵火自焚！

我承认，夏坚勇是一位可敬的“麦田守望者”。我并不否定他在急速旋转的社会车轮中保持自己的怀旧情愫，但我还是遗憾地发现：作家提供给读者的那一幅幅“清明下河图”（清明者，世道清明也；下河者，里下河地区也）固然纯净美好，却滤去了某些令人警觉、怵惕的东西。也许，突破了这一点，作家未来的创作会取得更新的成果吧？

小说集《巴黎女士》在艺术上有一个特色，那便是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作为海安同乡，我欣喜地注视着坚勇兄将故乡的今天，故乡的风物人情介绍给世界。描绘江、河、海拥抱的这一块土地而较为成功的，有一个汪曾祺老人。但这位前辈写的较多的是旧中国旧时代。现在，坚勇也在写这方水土，且已取得了好的成绩。我祝愿“巴黎女士”在这片希望的原野上出脱得更加动人！

1990年夏日于南京师范大学西山

目 录

| | |
|-----------------|--------|
| 序 | 何永康 |
| 清明下河图 | (1) |
| 七月七看巧云 | (20) |
| 高家班子 | (38) |
| 秋韵 | (91) |
| 离骚 | (106) |
| 天籁 | (142) |
| 土勒斯的胡萝卜政策 | (163) |
| 青苗会 | (216) |
| 巴黎女士 | (236) |
| 空弦 | (267) |
| 肩堡兴衰纪略 | (288) |
| 小牌坊的风流娘儿们 | (363) |

清明下河图

研究这一带的人文地理不可不研究老通扬河。它是长江三角洲的北部边沿，里下河水乡和高沙土地区的分界。既为一方地域上的极限，必然会带来风物和习俗的特点。往上溯源，当年吴王刘濞煮海铸钱，从广陵东下挖了一条运河入海，初名邗沟，后称运盐河；通扬河这一名称的出现已是近代的事了。本世纪50年代中期，在通扬河北又大致平行地挖了一条新通扬河，于是，吴氏运河便冠以“老”。

沿河一线的城镇，举凡江都、泰州、姜堰、海安，都分为上坝和下坝两部分。上坝是陆路码头，接纳的是河南的车子。下坝是水路码头，吞吐的是里下河的船。

河南的贸易以夏布和杂粮为大宗，河北则以稻米和水产为传统。加上海滨来的粗子盐及各类海货，通州的棉布和扬州的漆器，地方志上所谓“舟车骈会财赋之区”的说法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座小镇就傍着老通扬河，这里的下坝自然也别有风味。

古运河在这里给小镇以特别的关顾，悄悄地弯进来，宛如一个硕大的肚兜。从里下河各地来的船只便泊在这“肚兜”里。四面八方的货物在这里成交、装卸。船夫们则踏着码头的石阶踱上岸，逛街、喝酒、搞女人。石阶上面的街道也是石头铺就，用料一律是长5尺、宽1尺的花岗石，为了防滑，上面皆凿出各种花纹的图案。石板街两边是粮市布庄，猪牛羊行，各式店、铺、馆、栈。不时可以看到烧得透烂，染得血红的猪头搁在门前的条案上出售，这是小镇的传统名饌，扒烧整猪头，以酥烂肥嫩著称。小街长百丈许，与正街成丁字形相交，再往上百丈许，便是上坝了。

下坝附近有一座桥，很长，很宽，名字又很怪：木头桥。据说乾隆南巡时在这里微服私访，遇见一条远道而来的大船。船夫问乾隆：“这是什么桥？”（即问这是什么地方，因为这一带村镇常常以桥命名。）乾隆答道：“木头桥。”船夫再问：“这是什么庄？”乾隆又答：“木头桩。”因此，木头桥的名字便成了皇帝的金口御赐。这种桥旧时在运盐河畔颇多，称为“挡子”，其实是过去的盐关。桥身有数搭，中间一搭是活动的，有船只过往时，桥夫便把桥板抽去，让船只通过，然后把系有小竹篓的长竹竿伸向船头，索

取例行的买路钱。待船只过后，又把桥板铺上，让车辆行人通过。因此，在这里的三十六行中，有一门下九流的职业——拉大桥的。五十年代初，木头桥附近建了一座砖石结构的新桥，木头桥从此便被遗弃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并没有拆除，只是把中间一搭桥板抽去了事。于是，这座受冷落的木头桥，便成了老通扬河畔“挡子”中的唯一幸存者，可惜至今没有哪一级来认定它的文物保护价值，这显然是有关部门的一大失策。

二

第一班客轮悄悄开走了，腾出的水面立刻被邻近的船只填满。一条船上首先发出用铲子刮锅灰的噪音，这声音传得极远。于是，炊烟陆续飘起来，在晨雾的压迫下，却并不往高处升，只管在水面上平铺开去。男人们操着浓重的下河口音，开始和第一批买主讨价还价。女人蹲在船头，一边梳头，一边向锅膛里塞柴草，偶或也加入那边的谈判：“不卖，贱到地头了。”经过一番激烈而微妙的价格磋商，买主终于夹起布袋要走，这时，男人才象狠心割下自己大腿肉似的：“算了，大清早第一桩交易，贱就贱给你。上岸，过秤。”这时候，女人正把有机玻璃的发夹插进一团乌黑里，对男人的这种让步似乎无动于衷。

石板街上也开始骚动起来，菜农们挑着满担的水嫩和鲜绿，一路上不住口地吆喝（并非叫卖而是开路），店铺的阊子门一块一块地卸下来。不时从小街两边的门窗里有脏水往

外撩泼。猪市和牛市上传出关于牙口和膘分的评论。即使那些表面上悠哉游哉在闲逛的主顾，内里其实正进行着复杂的市场价格分析——早市的下坝，是很难见到一个闲人的。

可是，这会儿恰恰有两个闲人，一老一少，正站在小镇的第一名胜木头桥上观赏风景。老的70多岁，五短身材，三缕鬍须，是小镇的三大名人之一，姓王名子午，外号博士。少的30岁不到，清秀而潇洒，书卷气中带着几分“帅”，是某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看我这记性，又忘了你府上的台谱。”老地问。

“呼延，呼就是呼风唤雨的……”

“懂的，懂的，这是个好姓，打擂台的呼延庆，双鞭将呼延灼，你们祖上出了不少好汉。就象我们这个小镇，别看现在不怎么起眼，以前也出过一些人物，文举子，武探花，哪一朝都没有缺过。到现在，还有驸马街，及第巷留着。”

呼延导演到这里来，旨在寻找小镇昨天的影子。他将要执导的一部影片，是以旧时这一带的下坝为背景的。年轻的导演踌躇满志，决心用一件“小小的艺术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点什么。他走遍古运河畔的大小城镇，也没有找到一处理想的外景：旧日的风物，大都被悠长的岁月剥蚀了。即使有一两处中意的，取景时也无法避开周围那些崛起的现代建筑。最后，导演怀着一线希望来到这里。他的光临竟被当地政界视为小镇的殊荣，大概他们觉得，如果能把自己的领地拍上电影，无疑是宣传他们德政的一大美事。（也有消息说，镇长那位在文工团跳舞的千金很想在银幕上露一下头角，此说确切与否，待考。）于是，刚上任三天的镇史办公

室顾问王子午，暂时被委任为贵宾的向导。

旧日的木头桥已经渐就倾颓，栏杆上寄生着一些爬行植物的藤蔓，傍岸的桥洞则成了某单位基建工地的临时仓库。那中间的一搭空白，仿佛是一段敞开的历史，不由得使人想起过去的许多事情：鱼贯而行的盐驳、粮船和草帮；深夜，传遍小镇每个角落的“开挡”的呼叫声以及贩夫走卒人迹板桥霜的艰辛……

呼延导演对这座“挡子”桥很感兴趣。此刻，他望着桥下的河市（淮家的船舱里钻出个睡意朦胧的小男孩，赤条条的，腆着肚子往水里撒尿），一边设想着影片中镜头的调度：缓缓的节奏，淡淡的色调，十足一幅陈年隔代的水墨画，他问老顾问：到拍摄时，能不能把中间一搭桥板安上，让木头桥再现当年的繁华。回答是令人满意的。老人还毛遂自荐，愿意担承那拉大桥的角色（可见上银幕不仅对镇长千金那样的妙龄女郎有诱惑力）。他说自己从12岁起，拉了整整30年大桥，“不是我小瞧你们，那架势，那身段，那发一声喊的调门，别人学不来。”又演习了几个动作，果然虎虎有神。

桥夫是旧时最下贱的职业之一。在小街俚巷骂人的话里，至今还有“拉大桥的”一语，大约和“婊子养的”“偷汉子的”同属一类。王子午那时年轻，有的是力气，为人又极豪爽，来往于通扬二州之间的航船，都和他混得很熟，老远望见桅尖，他便知道是谁家的船。“挡子”开了，满帆的大船驶过来，桥上和船上便相互叫骂开了，那自然是极粗俗又极友好的。然后，伸出长竹竿上挑着的竹篓，不仅可以得到例行的买路钱，而且往往还有别的收获，那大抵是一葫芦

土烧酒，一捧邵伯四角菱，一束山东烟叶，或几块可供下酒的白蒲茶干。有时，还会是几只染得通红的熟鸡蛋，那是船家生了胖小子（或是船家的小子生了胖小子），于是，桥工又得向着已经远去的航船，高喊着祝贺一番。王子午反正站着一竖，躺下一条，倒也自得其乐，并不觉着这行业有什么耻辱处。后来附近建了砖石新桥，木头桥废了，他着实感伤了一番。赋闲半年之后，他才到粮站去挑起了箩担。那生活也很有意思。上午卖力气，挑几百斤的担子，过跳，爬高，腿不能打晃。下午泡一壶茶到书场去听书，眯着眼睛听两个时辰，他喜欢听《景阳岗》《长坂坡》一类段子，兼带交换些社会新闻（书场是个很杂的去处，三教九流都有）。等到那茶房宣布“明早请早”之后，便踱到熏烧摊上切半斤猪头肉，回家喝几两土烧酒，然后，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再去卖力气。他就这样在小镇生活了几十年。把一坛子又一坛子的土烧酒，连同小镇的编年史和风物志，一同装进那裹着蓝短衫的大肚皮里。当然，他没有想到今天要聘请他去顾问《坊巷志》的编撰工作。

两人步下木头桥，顺着河沿往石板街上走来。老桥工是不甘寂寞的，又向客人摆起小镇的几大骄傲：这里的脆饼曾经作过贡品，得到过乾隆的赏识。镇东定慧寺里原有一只大饭锅，据说是薛仁贵征高丽前屯兵烧饭用的。这饭锅有多大，难说；只知道小和尚刷锅需得登着木梯上下。解放后曾经受过政府的“文物保护”，可惜大炼钢铁时，被敲碎填进了土高炉。当然，最值得小镇官民引以自豪的还是，前几年小镇无线电厂生产的电子管，被人造卫星带上了天（到底是

东方红几号记不清了)。不过，老头子也有不满意的所在，例如：现在的脆饼没有当初的脆了（他特地声明，这并非由于自己年老齿摇造成的错觉），因为以前用的是木柴火，现在用的是炭火，炭火终究不及木柴火的。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土烧酒的味道也大不如前，这显然与电镀厂开工以后，河水开始发黑有关。

石板街两旁的一切，对导演都有一种新鲜的诱惑力。特别是几栋旧的河房，虽有些凋落，但那青灰色的瓦檐，浸在水里的腐朽的木桩，却能给人和谐的古意（只是那瓦檐上缺少一根挑出的青布帘儿）。而下坝早市特有的那种氛围：小笼包子升腾的热气；摊贩们富于韵味的叫卖；由一辆乡下独轮车造成的交通堵塞；以及刚刚脱去冬装的女人特有的那股春意，无不在匆匆一顾中使导演留连。

“唷，这茨菇，荸荠，还带着小叶儿。”

“做种的，买回去就可以栽。”

“女同志头上戴的，茸茸的一团。”

“柳球儿，真正滴得下绿来。”

“这铁匠铺，嘻嘻，20世纪的手工作坊。”

“你别小瞧它，这就是有名的李老君铁匠铺，眼下已经是第12代了。”

一路走着，谈着，不觉来到“一家春”。

三

“一家春”是座席棚式的小店。两张四仙桌（铺着碎花

塑料台布)，八张小圆凳（圆得不严格，呈腰子形），卖鲜牛奶，兼卖蛋糕，倒很雅致。

店主是个乡下姑娘，18岁，那名字也土气：杏枝。淡眉细眼，削肩柳腰，而且皮肤出奇的白，人称牛奶西施，也是小镇的三大名人之一。

她之成为名人，就因为卖牛奶。

老顾问和导演一走进小店，姑娘就从里间迎出来（那里间也极简单，一只宜兴陶瓷的煤球炉，一只温牛奶的大号钢精锅，一桶白光光的牛奶。）招呼道：“王师傅，你的乾坤帕呢？”

老顾问吃不惯蛋糕，那东西有得嚼，没得咽。他喜欢吃硬而脆的东西。因此，每天来“一家春”吃早点，总是拎着块大手帕，里面包着几只小镇的脆饼，一副少了两个卒子的象棋，一只12元钱的收音机，踱进店里，就着热牛奶，将脆饼嚼出忽刺忽刺的声音来。

店里冷冷落落，只有两个年轻人在吃喝，一边耳鬓厮磨地谈着什么，那亲昵的举动，大概是一对恋人。杏枝麻利地在老顾问面前摆下一盘蛋糕，两碗牛奶——这里盛牛奶不用杯子，用碗，金边细瓷小碗。

老顾问虎势势地坐下，又给了导演一个豪爽的手势。问姑娘：“这几天可曾好点？”

“稍微。”她望了导演一眼，微微一笑，有点怯生生的，不象城里的女孩子那样大方。“外婆说了，想卖了奶牛，让我回去。”

“回去？”老顾问定定地望着她，“怎么回去？”